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編號 D8644800

# 梅瓶金像全冊九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彭城張竹坡批評

#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4  
2992  
(9)

全  
瓶  
坊

双紅堂  
小說  
49(9)

九

第二十九回

此回乃一部大關鍵也。上文二十八回一寫出來之人至此回方一一爲之遷斷結果。蓋作者恐後文順手寫去或致錯亂故一定其規模下文皆照此結果此數人也。此數人之結果完而書亦完矣。直謂此書至此結亦可。

看他寫衆婦人出來看相各各不同。月娘上來衆妾皆觀看。李嬌兒自己過來。月娘叫孟三姐你也相相神仙卽接着相。至于金蓮不肯出來必用再三推之方出。瓶兒是西門令其相。雪娥大姐是月娘令其相。夫大姐本非局中正經。顏色因不便令敬濟混入則用大姐。蓋大姐相而敬濟之結果已過半矣。故此處不相陳敬濟。

2972  
科 2972(9)

何以不便人敬濟蓋西門之待敬濟半以奴隸待之故不入敬濟所以觀西門市井人待婿之薄而又有隱敬濟使文字有參差之致也。

上文既于前回紅鞋之餘波引下金蓮之作惡不厭中鑄空插神仙一段下即接蘭湯午戰見金蓮毫無徹省悔過之心而西門適听神仙貪花之說即白日宣淫見作惡者雖神仙亦不得化之改也。

西門必用子平風鑿兩番描出又與衆人不同凡小說必用畫像如此回凡金瓶內有各人物皆已爲之描神追影讀之固不必再畫而善畫者亦可即此而想其人庶可肖形以應其言語動作之態度也。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水鑿定終身

潘金蓮蘭湯邀午戰

詞曰

新涼睡起，蘭湯試浴，郎偷戲去，曾嗔怒來，便生歡喜。奴道無心，郎道奴如此，情如水，身如蘭，難斷若箇知生死。

右調點絳脣

詔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挂着要做那紅鞋鞋六鞋一拿着針線僅兒往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描畫扇鞋鞋六使春梅請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畫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上扣繡鸚鵡摘桃鞋六三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

兒我做高底的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插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鞋六一直走到後邊玉樓在房中倚着護炕兒也納着一隻鞋兒哩鞋五看見金蓮進來說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來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于戶送行去了教他約下李大姐花園裏邊早涼做些生活我絕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過來約你回去咱三個一搭兒裏好做因問你手裡納的是甚麼鞋鞋六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鞋七金蓮道你好漢又早納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納了這一隻又納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日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比不得你年小後生花花黎黎

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線線織好不好金蓮道也能你快收拾咱去來李婉兒那里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拿了茶那里去吃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在上扇穿廊下坐候問你每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鞋六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鞋七不如高底好着你若嫌木底响脚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金蓮道不見穿的鞋是睡鞋鞋七他爹因我那隻睡鞋鞋七被小奴才兒偷去弄油了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隻鞋鞋七玉樓道又說鞋哩鞋七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

在這里听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鞋七他爹打了小鉄棍兒  
一頓說把他打的僕在地下死了半日熬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  
海罵罵那个淫婦忘八羔子學舌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  
了淫婦忘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他再不知罵的是誰落後小鉄棍  
兒進來大姐姐問他你爹爲什麼打你小厮總說因在花園裡耍  
子拾了一隻鞋鞋七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  
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  
跑了原來罵的忘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  
六姐沒在跟前若所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  
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  
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

來旺兒小厮好好的從前邊來了束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  
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个

媳婦又逼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鞋七又這等驚天動地反

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鞋七怎的教小厮拾了想必吃醉了在

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錫成一塊纏吊了鞋七如今沒的遮

羞拿小厮頂缸隱僻事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听了道沒的

扯秘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要殺主子向玉

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與兒說了一聲說的

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六老婆倒說這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

教奴才殺了漢子總好他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

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不合氣和那个不合氣各人寬有頭債有



于你揭條我我揭條你正是金蓮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早  
是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等推乾淨說面語  
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惡人大似如斯苦不教他把奴才漢子  
漢子一條棍棒離門離戶也不算怕數人挾不到我非裏主  
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姐妹都是一个人我  
所見的話兒有个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裏休要使出來金  
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晚來  
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羅植兒  
和人嚷這西門慶不聽便罷听了記在心裏到次日要捧來昭三  
日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  
終身免在裏月娘離此處以小事一服正是水鑑房裏看守了平安兒來家守大門後次日月娘知道甚惱金蓮

不在話下以下特起西門慶一日正在前所坐忽平安兒來報  
守備府周爺必用守備送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  
仙在門首伺候見參西門慶喚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  
有請須與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  
穗絲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  
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  
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鑿善究子平觀竝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  
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時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  
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所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

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  
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名諱道號守真言無  
不守真適而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  
國因生公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又  
春作持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几家陰陽道那  
几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  
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受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聞言益加敬重  
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管待神仙道貧  
道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神仙亦作套語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  
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拍  
過桌席拂拭乾淨討筆硯來是行人行徑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



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  
午時生這神仙暗暗十指算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戊寅年辛酉  
月壬午日丙午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  
酉理取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  
申宮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  
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  
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旺旺了幸得壬午日子丑宮有癸  
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午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  
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為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  
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不少  
妙臨死有二子送老一卯不有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  
第一奇書 二十九回



火來尅我者爲官爲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  
運見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夫吉是  
有熊羆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  
後來運限何如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  
後到甲子運中將壬午日沖破了又有流星打攪不出六六之年  
主有嘔血流瀆之疾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目下如何神仙  
道目今流年表其運日逢敗敗五鬼在家少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  
喜氣神臨門沖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  
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  
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西門慶把坐榻了一撥神仙相道夫相  
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頂短



定爲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  
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几椿兒好處還有几椿不足之處  
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  
西門慶真个走了几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尅  
必損其身妻宮尅過方好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  
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于皮毛苦樂觀  
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書  
小眉生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歲必然多耗散好門  
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于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于  
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貪花且  
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來世之榮枯

承業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玄机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衆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听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傍邊觀相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明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蔥來神仙道乾妻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髮地道定須秀氣這几捲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你恠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淚堂黑痣心有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水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眉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眉鬢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天請步几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几步神仙道

額尖露背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道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字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

看他寫玉樓全無一毫衰敗可

知寓意 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在此人

口如四字神清徹 温厚堪同掌上珠

威命兼全財祿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一句丰采二句性情三句命運四句作者忠難所以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書也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

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抬頭觀看這个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

此位娘子髮濃髻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灣身不扭面自顛面

上惡痣必主刑夫唇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神相處在此不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厦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道

个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姑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

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黛磨主月下之期難定觀臥蚕明

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眉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

上昏沉頻遇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儿椿好處還有几椿不足處

娘子可當成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雞犬之

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容儀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朱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

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

事机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身亡夫四反者唇

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真

當時斜倚門兒立 不為媚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姑娘鼻梁低路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大急雖情恤而長壽亦天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當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 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 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鬢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披甲兒纏三纏脚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

端正骨格清奇秀細眉濃真性要強神急眼圓為人急燥山根不  
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  
响神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吃了這左眼大早年前  
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災右  
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硃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怜

神仙相畢眾婦女皆咬指以為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  
又賞守備府來入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  
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  
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

了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飄然而去正是

柱杖兩頭挑日月 葫蘆一個隱山川

西門慶回到後邊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只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个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有磨折不知怎的磨折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或者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也後合身相意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擔的咱家文沒官春梅是子承福壽後此乳方消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俱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口當是你我親生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个貴婿改說有

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減周大人送來咱不好罵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閒遊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櫺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午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証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薔薇滿院香

西門慶坐于椅上以扇搖涼只見來安兒書童兒兩個小厮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教一个來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娘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我吃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戴着銀絲雲髻兒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

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吃了春梅說嗔道不進  
房裡來說你要梅湯吃等我放在水裡湃一湃你吃西門慶點頭  
見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子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見替  
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  
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  
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  
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  
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子就替你上了頭  
于是把他接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要問你娘在那里怎的不見  
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在在床上睡了西  
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覓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向水盆內倒了

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汗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  
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內門來到金蓮房中

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床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

安着一張螺鈿廠所床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替他

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床兩邊榻扇都是螺鈿攢造花草

翎毛挂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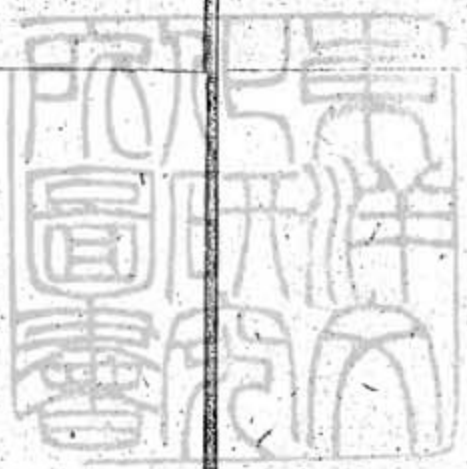
蓋着紅紗衾枕着鴛鴦枕比武大家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西門

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合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

床來掀開紗被見他玉体互相掩映戲將兩般輕開按壓柄徐徐

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久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

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的



搨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个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  
 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个頭八个胆敢進我這房裏  
 來只許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此語似對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  
 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指將茉莉花蓋兒攪酥  
 油定粉把身上都抹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愛欲奪其寵西  
 門慶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  
 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  
 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身上白就是了又點醋胎他懷着孩子  
 你便輕怡痛惜俺每是抬的由着這等搨弄又點醋胎西門慶問道說  
 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的知道來西門慶道是春梅說  
 的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撥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撥到房中注子



湯二人下床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乘  
 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先安頓婦人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  
 騰擗弄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响之不絕婦人悲  
 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鬢一手扳着盆沿是水目中燕語鶯聲  
 百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但見

華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逞風流美女心  
 歡顫手辰砒砒碣碣弄响聲碎碎碾成一片八字滑滑濁濁  
 怎住停攔攔濟濟難有站水一个逆水撐船將玉股搖一个稍  
 公把舵將金蓮招拖泥帶水兩情癡帶雨尤雲都不辨任他仰  
 帳鳳鸞交不似蘭湯魚水戰

二人水中戰開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拭抹身體乾淨徹去浴

盆止着薄繡短襦上床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  
你爹吃又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  
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斟了一鍾摸了摸水涼的就照着  
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  
教你盪了來如何拿冷酒來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鬼叫  
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探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  
裏腳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碎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  
着口裏喃喃的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泮的酒兒誰知今日又  
改了腔兒映菊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探過來  
叫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个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汚濁了  
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已為合恨下種孫分說扯到院子裏教  
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叫春梅煖了酒來陪  
西門慶吃了幾鍾撥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搜上房門兩個  
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

若非羣玉山頭見

多是陽臺夢裏尋





第三十回

因潘金蓮生一宋金蓮。又因潘金蓮之遺失金蓮，引出宋金蓮之遺下金蓮。潘金蓮遺失金蓮，入陳敬濟手。宋金蓮遺下金蓮，為西門慶收。則西門慶解潘金蓮之金蓮，以與敬濟。而敬濟乃得金蓮。宋金蓮自解其金蓮，以與西門慶，而乃留為潘金蓮快活之地。遂致失一金蓮，而又得一金蓮。且因既失復還之金蓮，引出新做之金蓮。因金蓮新做一金蓮，遂使玉樓亦做一金蓮。阮兒亦做一金蓮。今此回看梅亦做一金蓮，見得數人呼吸相通，一鼻孔中出氣，不謂一金蓮之鞋生出兩回無窮文字。

第一奇書 三十四 朝廷賞太師，以爵太師賞人，以爵其受賞之人，又得分其爵。

以與其家人夥計夫使市井小人皆得錫爵則朝廷大師已屬難言况乎并及其市井小人之家人夥計哉甚矣朝廷太師之恩波爲可惜也。

一部炎涼書不寫其熱極如何合其涼極今看其生子加官一齊寫出可謂熱極矣。

夫寫其生子必如何如何雖極力描寫已落穢套今看其正合月娘一伙衆人一齊在屋金蓮發話雪娥恍定几段文字下回接呱的一聲遂使生子已完真是異樣巧滑之文而金蓮妬口又白描入骨也。

官哥兒非西門之子也亦非子虛之子并非竹山之子也然則誰氏之子曰鬼胎何以知之觀其寫獅子街靠喬皇親花



園夜夜有狐狸托名與瓶兒交而竹山去夜與鬼交則知其爲鬼胎也。觀後文官哥臨死瓶兒夢子虛云我如今去告你是官哥。即子虛之靈爽無疑則其爲鬼胎益信矣。况翡翠軒瓶兒臨月而西門不知可知非西門之子子虛前年臘月死。又二年六月方生官哥非子虛之子文明至于竹山一經逐故之後全無一字提起且竹山以六月替瓶兒內云趕了往鋪子內睡則亦相好無多日而使一瘦生子常兩月後逐竹山之時竹山豈無一語及此。即使瓶兒自知則嫁西門後以竹山初替算至四月內已十月滿足即胎有過期者而瓶兒能不于三月內自存地步乎。必待翡翠軒方自已說明是子虛之孽。乘喬皇親園鬼魅之因已胎于內而必待算至瓶兒

進門日起合成十月一日不多不少此所以爲孽也不然豈  
如是之巧哉蓋去年八月二十娶旌兒隔三日方八瓶兒房  
中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豈非一日不多少乎吾故曰  
孽也未有如是之巧者也

內寫月娘房中拿坐草物明點後文月娘小產之因

第三十回

察太師覃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詞曰

千千日日索花奴白馬驕駝馮子都今年新拜執金吾  
侵帳露桃初結子始花嬌鳥忽噉雛聞中妹妹半愁娛

右調浣沙溪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滌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

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又以春梅納鞋上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

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見秋菊頂着

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囚根子有甚話說

就是了指手畫腳恁的那琴童等了半日方纔說有攻的張安在

外邊等多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太驚小怪

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

安在外邊等等兒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

首楚探問道爹起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說我一跳有要

沒緊的兩頭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

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



等着去十分晚了，叫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內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孩兒說，坡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坡上隔壁趙家，婦家生子兒，連我賣價銀三百兩，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叫張安和他講去裏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若買成這庄子，展開合為一處，裏面蓋三間捲棚，三間房，蓋山子花園，弄些射箭所，打毬場，娶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每上坡到那裏好遊玩，要子說罷，西門慶往那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鬢，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

來中板子金蓮問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原來你及大小說者，你還釘嘴，鐵舌兒的，鬪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道：「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兒打到十板子，止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特為打狗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人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裏，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金蓮隨即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改名夏花儿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姐，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飢冷渴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賣拾駝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

守門官吏唱了个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道我  
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  
道賊少死野囚重你那里便與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  
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公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  
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滾後內中有認得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  
道此是新來的守門官吏絕不多几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真  
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  
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  
和他一般見識几个那人便使人情如畫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  
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見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  
畧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霄宮進了香回

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有京鞋淨襪青絲絹道袍  
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著禮相還說道前者緊你你來與  
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腳下人捧着一對

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

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監客主四之事一語知去陳洪已後自與翟謙往來矣

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取出

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抬進來到二門裏

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茶須

臆一个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厨

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合來保吳主管進見跪于階下翟謙先把

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抬獻禮物但見黃烘

烘金碧玉盞白晃晃滅鞍仙人錦繡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滿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可受的你還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意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貴人太師道既是如此合左右收了傍邊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堂堂太師所為之事如此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眾鹽客就都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保說道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九張空名告身劄付以告身為賞賜是以民命賜人矣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

個理刑劄子戶頂補于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六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身碎骨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候官拍書裏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劄于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總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個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縣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又是夫師的賞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晨更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

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了兩銀子與他二人  
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所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好臣當道諛佞  
盈朝高楊董蔡四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  
指方補價八字寫盡宋末之弊貪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  
除以致風俗頹敗賍官汚吏遍滿天下後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  
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二句自怨妙絕當下翟謙把來  
佩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  
我有一件事失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  
爹說那裏話家你老人家這等老翁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  
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翁每日止賤荆一人  
我年將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及你爹你那貴處有奸

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人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

一奉過去又是太師的家人所爲之事如此說畢隨將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

保又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爺上已賞

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

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里替你着个辦事官同你到下處

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挂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費

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裏不敢遲滯你文書一面喚了个辦事官

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挂了號計勘合來回我話

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

因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曲盡人情約定明日

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挂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

府裏誰敢遲留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勅即時使印僉了票帖  
行下頭司把來保填注在木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个拜帖  
回翟管家又是兵部太尉所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  
頭口起身是夜回清河縣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好巧得 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大榕棚  
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諸妾與大姐都  
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闌香一般兒四人家樂在傍彈唱怎見  
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廉搭鬢雲母屏開孔雀盤推麟脯  
佳人笑捧紫霞觴益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笋食烹異品菓獻

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美韻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  
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錦繡消遣盃中間日月遨遊真  
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住  
屋裏做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裏疼揉着哩月娘道還不快對  
他說去休要揉着來這里听一回唱擺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  
娘道李大姐忽然間肚裏疼屋裡倘着哩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  
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  
那里是這个月約他是八月裏孩子還早哩如婦偏不饒西門慶  
道既是早哩使了頭請你六娘來听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  
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官情就好了引不一



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個人長極矣。人皆畏夏曰

我所那春梅等四个方纔爭排雁柱阮誇絞綰啓朱唇露皓齒唱

人皆畏夏自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吃傷着也沒等的

唱完就回房中去了引又一月娘听了詞曲耽着心使小玉房中聽

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

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厮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

平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

中間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裏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

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驚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驚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

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

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來安去了月

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

有緊沒慢的如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如去了如月娘道一

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如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

孩子心中未免有几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

个站在西邊閒簷柱兒底下那里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嚶嚶緊

着熱刺刺的搯了一屋子的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膽哩

如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道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指

着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月娘道姥姥生受你

怎的這咱纔來請看這位娘子致待生養也蔡老娘向床前摸了

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綳接草紙不曾月

娘道有使叫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于瓶兒生子時且說玉樓



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裏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白描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白描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白描妙絕如態頭裏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裏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好汲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裏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詔刀了我和你怎算白描如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八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繼坐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認差了若是八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蹀小板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里尋犢兒去正說着只見小王掙着草紙綳接并小褲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自預備下他早晚用的今日且借來應急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吃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歡喜白描恨玉樓道五姐是什麼話以後的他說話不妨頭腦只低着頭弄裙帶子並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養孩子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不妨黑影裏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白描白忙又攔雪娥為金蓮一影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捨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還是賤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所房裏呱的一聲蒼下來了白描文字染花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媿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

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又為五皇廟要祈子母平安臨  
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  
一塊越發怒氣逕自去到房裏自閉門戶向床上哭去了總是現  
說法處自時宜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三日也正是記○生○日○為○後○死○日○算○根○清○地○耳○  
描八化也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埋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  
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  
與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緞子這蔡老娘子  
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  
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歡悅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歇了  
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候天不明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

隣里處分投送喜禮應伯爵曾請大昕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禮  
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因他愁棚內吃麪剛打發

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領了个奶子來

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个月男子

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贖只要六兩銀子賣他月娘見

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

早晚看你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

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

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

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說道

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國家受你主人之禮無可補報朝廷

第一回

欽賞他几張空名誥身劄休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字填注在金  
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爺員缺  
把小的做了鉄鈴衛校尉填注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  
丞于是把一樣二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  
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看許多印信朝  
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尖出喜同  
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眾人觀看說太  
師老爺抬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  
五花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携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郕王  
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着幾場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  
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字大娘養的這孩兒倒  
是腳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來保進來與月娘  
眾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裏與  
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  
去了到次日洗三舉眾親臨朋友一聚都知西門慶第六个娘子  
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  
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  
誰不來時不來誰來熱極正是

時來頑鉄冇光輝

運退真金無艷色



第三十一回

此回已伏瓶兒母子俱死之機也。何則？官哥生而書童始來，瓶兒死而書童即去。中間瓶兒兼妬書童，且內室乞恩書童實附瓶兒，而三章約金蓮實走書童。然則寫書童乃又寫瓶兒受妬之時，外更有一以色進身八宮，見妬之男寵以緹之見金蓮一妬而無所不用其妬，而藏壺一事是為後三章約法之根，有如前讀法內所云者也。

藏壺一事而三用之一見玉簫之私書童，二見金蓮之爭間氣，三見西門之偏愛瓶兒官哥也。

藏壺偷金二事而于琴童竟不一問于夏花則授而且必欲賣之其愛瓶兒處自見。

開宴內却特用兩太監說出三套詞曲名色將一部主意開架前後排場說盡當極炎熱時如何插入冷調然不干此處下針砭又何以儆醒世人故用二太監也

月娘良家婦也一旦妓者來認女月娘當怒叱之不暇乃反喜而受之其去娼家幾何哉况桂姐乃西門梳篦之人也其夫迷此人賢者當勸其夫卽不賢者每寧拒此人乃西門迷之而不能勸已反引之于膝下以爲乾女兒是自以搗兒自居也月娘真乃迷而不悟

第三十一回

琴童見藏壺構釁

西門慶開宴爲歡

詩曰

幽情憐獨夜

花事復相催

欲使春心醉

先教玉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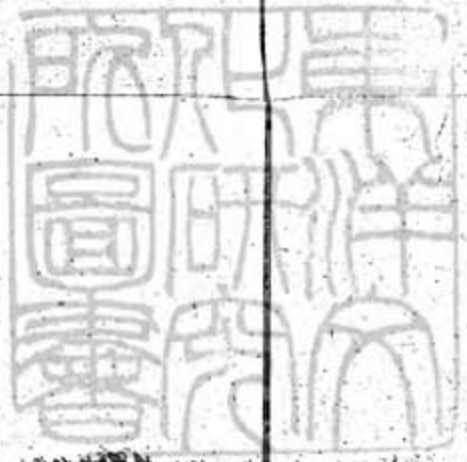
濃香猶帶膩

紅暈漸分腮

莫醒沉酣恨

朝雲逐夢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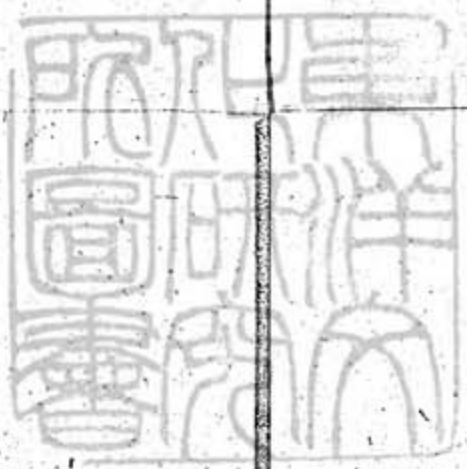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情又喚趙裁裁剪尺頭自是初做情借造圓領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



參官替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服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  
 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友扶持小  
 人事成恩有重報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單借出這七八十  
 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怕是看我面不要  
 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陸續還他也不遲俗  
 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得鍋哄了一日是兩晌伯爵之惡更甚  
 典恩吳典恩听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  
 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平安兒通報了二人進  
 入裏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腳做生活西門慶和陳敬濟  
 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道哥  
 的手本割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割付

去了還有東平府并本縣手本如今正要叫賈四去不說畢畫童  
 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上看  
 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就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  
 几條帶何如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裏尋的都是一條  
 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只這條犀角帶并  
 鷓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就是東京  
○口口角、如東西  
 衛王老爺王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  
 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角作通天犀你○他在、口何、馬、生、字、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  
 安放在水內分水為兩處此為無價之寶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  
 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一个有甚行款我每  
 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

麻裏的帶昨日一個人所見我這裏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員四  
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之要一百兩伯  
爵道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駁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  
同僚間見了也愛誇獎了一同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  
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三哥正爲要下文書今日巴巴的央  
我來激煩你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雖是太師與了他這  
个前程就是你抬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  
都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夫  
馬之類共要許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順二主沒奈何哥  
看我而有銀子借與他凡兩率性調濟了這些事見他到任日做  
上官就唧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說他誓在哥門下出八



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拯救了多少不然你叫他那裏  
處去因說道吳三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  
連忙向懷中取出通典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  
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  
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料你上下也  
得這些銀子攪纏于是把文書收了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夏  
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  
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  
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拿帖兒同夏提刑賞  
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打發出門去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  
銀子走來叫與吳主管說吳三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



典恩一面接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  
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三哥我還與你說句話見那吳典恩拿着銀  
子歡喜出門看官所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  
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富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被吳顯承  
拿住痛刑投打教他指攀吳月娘與玳安有好要羅織月娘歸官  
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又明補後事乃作  
者著書之意也正是

不結子花休要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賈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  
伯爵陪陰陽除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  
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官家吳典恩早封下  
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



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吳典恩辭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鞋

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約會四衙同僚差人

送洋酒備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

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名喚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得清

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絹直

裋涼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

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喚了名字叫作書童見與他做了一身

衣服新靴新帽不叫他跟馬叫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輪

匙祝實念又保舉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

派定和琴童兒兩個皆書童夾拜帖匣跟馬到了上任日期在衙

門中擺弄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李

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又為桂姐映。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酒線探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為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紅纓色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頭銜生光彩

運去黃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在刑院衙門中陞堂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季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鄰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



官哥兒做滿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于戶

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

所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闌香都打扮起來在

席前斟酒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邊所上就

脫了衣服叫書童○係書童名○送了安在書房中正帶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

日起來旋使了鬟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所西廂房一間做書

房內安床九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床腳踏

板上鋪着鋪氈西門慶或在那房裡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裏了鬟

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得伶俐

清俊與各房了頭打牙犯嘴慣熟于見暗和上房裡去講兩個潮

弄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窓戶臺上擱着鏡



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  
你這咱還描眉畫眼的多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  
髻兒玉簫道爹的衣服吃了在那里放着哩書童道在床南頭安  
放着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分付我叫問你要那件玄色  
區金補子絲布員領玉色襖衣穿書童道衣服在厨櫃裏我昨日  
纏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  
走來跟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  
兒梳的髻虛籠籠的因見他白蔴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個  
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  
書童道人家不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  
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个罷了儻若是个漢子兒你也愛他

能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擗他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  
看出來的好書兒不孫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下都揪斷  
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會貴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玉  
簫發訕一拳一把我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  
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所見爹今日往那去書  
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主滿老爺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  
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所見曾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  
門喬大戶家房子又伏月娘那裡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  
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手是與他約會下  
纏拿衣服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  
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

客吃慶官哥兒酒叫來與兒買辦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桌面齊  
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  
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吳月娘眾姊妹請堂客到齊了  
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廝上展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  
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盒  
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  
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  
個梨一個杯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  
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  
上邊看酒治眼賤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  
裡邊三不知叔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執酒  
和菓子還放在床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  
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  
屋裡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里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  
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叫他替我收着綉春  
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了一盤子燒鵝  
肉一碟玉米粉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說道賊囚你在  
這裡弄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  
來叫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  
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  
廝七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  
眼不見戴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



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囚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迎  
春道等住回孤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  
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  
在裏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傢伙少了一把壺玉簫  
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  
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昏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  
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  
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  
童兒拿了一把進來叫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  
麼拿進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  
得那大了頭頭裏發咒只是哭大了頭三字又平此處一結你趁早還不快送

進去哩遲回官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  
壺送八後邊來後邊玉簫同小玉兩個正喫到月娘面前月娘道  
賊臭內還敢嘆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  
我在上邊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傢伙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  
道大娘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  
見了放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席上再無閑雜人怎  
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正亂着  
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  
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什麼潘金蓮道若是吃  
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  
金蓮片失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  
寵在此

不見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往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見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裏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裏笑了一笑。白西門慶使問你笑甚的，金蓮道：「琴童見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想必耍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裏就頓着他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听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潘金蓮，說道：「依着你怎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說什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裏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

了。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見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秘窟窿，嚶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了頭，養漢做賊，把人台遍了也休要管他。」後又護短爲何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就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官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裏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又爲春梅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所

了心上如擲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子秋就跌折腳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踹門檻見叫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子骨捶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咒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氣腹鷄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見的做甚麼恁拍一個滅一個把人躡到泥裡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 自有旁人說短長

這裡金蓮使恁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罇美酒一羣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麩四樣嘉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求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兒到

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有院中雜耍扮戲的叫你二只官通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叫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房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生兒官德殿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事發來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布大雨介相陪從飲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到了西門慶這他捲棚內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位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節府周大人都監荆南江椒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苑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求回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各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會西門慶道也是前衆堂

客要看房下說且休吐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姊子說不妨事  
叫姊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个日子兒就進房  
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白忙裡舊疾  
又舉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  
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慢慢抱  
哥兒出來休要謊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裏和應二爹謝  
爹要看一看月娘叫姊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  
到捲棚內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眾人觀看官哥兒穿着大  
紅毛衫兒生的面自唇紅甚是富態都誇獎不已吳大舅二舅與  
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肚上帶着一個小銀鑲兒惟應  
伯爵是一柳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玳安兒好生抱

回房去休要驚說哥兒說道相親端正天生的就是个戴紗帽那  
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指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  
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膊纓  
鎗排除場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所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  
守備刑都監夏提刑等眾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棍大扇軍牢唱道  
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歌迭奏  
西門慶迎入與劉薛二內相相見所正面設十二張桌席西門慶  
就把盜讓坐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道還有列位只見周守備道  
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當言三歲內官居于王公之上這個自然  
首坐何消再讓彼此讓過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  
難爲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園唱了个諾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



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厮在旁打扇就坐  
其次者總是周守備判都監眾人須與坐下一派簫韶動起來  
當日這筵席說不盡食品菓獻時新須與酒過五巡漫頃三  
獻教坊司俳官簇擁一段笑樂院本上來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珠珍絡臂鞦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笑樂院本扮下去就是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一個樂  
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  
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  
不必過謙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更打御扇  
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嘆世之辭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

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官領的六  
宮中金釵女妙絕恰合一部間架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慶  
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  
樂想人生最苦是別離一即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  
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聽的答應萬歲爺

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倚  
仗他刑名官遂分付你唱套祿壽脞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  
祿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怎的是弄

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弥月之  
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哥  
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夫不足為賀



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賦安裡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  
通酒唱的西廂兩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  
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  
真有連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幘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  
相方纔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直喜慶不覺留連  
暢飲十分擾他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  
蘿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與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  
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在只得同吳大舅  
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灯火燦爛前遮後擁  
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

歌舞歡娛嫌日短

故燒高燭照紅粧

第三十二回

此回上半幅之妙妙在先令桂姐銀兒家去將諸妓一影後  
用桂姐先來銀姐愛香金釧三人後來三人先出去桂姐獨  
後出來一路情節透花團錦簇之妙夫必又寫四妓何哉蓋  
於西門做官之後其勢利豪華手別處描寫便覺費手看他  
算到必不止于一遭開宴開宴正所以熱鬧而開宴之熱鬧  
止用諸妓樂工一襯便有寒谷生春花添錦上之致文字固  
有襯疊法也

看他于前回席散接後用伯爵二人要早來代東一過下接  
手寫一官席下始插八認女正文層次如畫官哥彌月薛太  
監賀喜之擗浪鼓却是後文瓶兒所賚而哭官哥之物天下

第一詩書

三十二回

事吉凶倚仗本是如此。又不特文字。穿插伏線之巧也。  
李桂姐此回是正文。銀姐三人是陪客。然三人內。銀姐又爲  
解衣一回之線。愛香又爲愛月之因。而玉釧又爲隔花之金  
釧。作引固知一百回皆一時成就。方能如針線之聯絡無縫  
也。

桂姐認女之意。大半爲爭風一節。怕西門今爲提刑。或尋舊  
恨。再而作者于前。既爲之露出于上官破綻。一冷開去。何必  
又收轉來。不知西門好色。使能一窺其破綻。而卽奮然棄之。  
猶是豪傑。惟是親眼見其敗露。而終須戀戀不舍。爲其所迷。  
此所以爲愚也。故桂姐銀兒月兒。畢西門之生。未嘗暫冷而  
終西門之喪。杳然並去。西門在時。雖桂姐與王三官。百醜皆

露而往來不絕。西門死後。無一是非。而諸妓作者亦絕口不  
提。卽他妓亦另出名姓。非復此日之一班花柳也。可嘆可省。  
必寫月娘收桂姐爲女兒。總之欲醜月娘。見他一味胡亂處。  
家不知禮義。雖不同妓女之母。而不知恥。而以此母儀儀理。  
大姐宜乎有後文之鬧。總之醜月娘。更所以醜西門也。  
愛香口中。旣爲愛月一拾身分。又爲桂姐一照王三官文字。  
針線逼真。花門。  
百忙賀生子之時。卽入懷嫉一事。見金蓮于官哥之生。以及  
其死。無一日甘心也。婦人可畏如此。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詩曰

牛馬鳴上風

聲應在同類

小人非一流

要呼各相比

吹後墮與塵

翁翁騁志意

願遊廣漠鄉

舉手謝時輩

話說當日眾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  
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  
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臨了一總賞你每罷眾樂工  
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盪  
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晚了轎子  
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

不說唱个曲兒與老爹所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

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裡去媽不知怎的盼哩伯爵道盼怎

的王黃李子兒插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今去罷

本等連日辛苦了咱叫李銘吳惠唱罷問道你吃了飯麼桂姐道

剛纔大娘留俺每吃了于是齊磕頭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

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

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

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得恁切說畢笑的去伯爵因問哥後

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并會中

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得哥忒多了到後

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

畢話李銘吳惠舉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眾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哥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大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而薛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个哥兒便叫小厮在那裡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戡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爛紅官段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道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爲睹物伏案吉凶倚伏本有如此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要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畫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看吃了茶

就先擺飯剛纔吃罷忽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忙整冠出二

門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

各先投拜帖然後所上叙禮請薛內相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坐首

席席間又有尙舉人相陪將五樓前文一影分賓主定普坐過了一巡茶

少頃階下鼓樂响動笙歌擁奏進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

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爲西門死後無依作映早使又隊舞

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拿兩弔錢出來賞賜樂

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

了提刑官與慶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了一雙女鞋教

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進來先向月

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叩頭把月

娘哄的滿心歡喜，月娘之惡如此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

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

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往來，宅裡好走動，

直說不月娘忙教他脫衣服坐的，因問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

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

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

怕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

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

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就不等俺每等兒

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

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與月娘一漾聲，氣所云同類也。月娘笑道：

「也不遲。」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

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

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

簫兩個剝果仁兒裝果盒。寫盡月娘吳銀兒三個在下邊，把兒上一條

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料搜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盃

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

個拿錫盆，舀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眾人都看的睜睜的，不敢言

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拿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听。我先唱過

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

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

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



今日請那几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請內相一位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惜頑把人搯掙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个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醜盡月娘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吃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果盒見他四個在屋裡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客人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爺放過應二以侍桂姐二問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爹喫遭遭兒有這起攪刀子的又不知纏到爹早晚

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裡唱與娘听罷總是驕人之語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映前手兒風意拿出果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那祝麻

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在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又觀王三官鄭愛香見道常和應二

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見到俺那裡拿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此方出月兒俺媽說他總教南人梳弄還不

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二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

白馬四五個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顧不去急的祝麻子直撮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

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像告水災



的好个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嘴先包着董捕兒來  
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醜和他丁八着好一回

了這日纔散走了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會見周肖兒多  
上覆你說前日同轟鉞兒到你家尔不在桂姐使了个眼色說道

插我到爹宅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  
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偏尖目是月兒一派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打他當

个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確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  
人說了來噴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

不打緊你和别人家打熱俺俊的不勻了道是硝子石望着南兒  
丁口心說着部一齊笑了豔捺之月娘坐在炕上听着他說道你

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却用月娘收住妙見  
說爲女總是按後月下這裡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

罵絕月娘也桂姐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个唱  
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躡躡躡身邊蕭蕭濃香應伯爵一見戲

道怎的三个零布在那裡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  
姐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時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

舞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  
一套寫盡小良久通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

八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實念雲里守常時節白賚  
允傳自新賁第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

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躑酒若波流餉如山登到了那酒過數巡  
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







唱了翻來吊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樞門的誰待听你教大官兒擎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通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眾尊親兩套詞兒着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們背後放花兒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愁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擎了一手拉着一個都拉到席上教他通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兩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眾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子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了頭往他家瞧去說他來了好不教媽說我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換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就買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果仁兒定果盒擎東擎西把俺每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又是同氣相求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果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大副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听了道他如今在這裡不出來不打



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鴉  
子計較了見你太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頭二者  
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  
不是我教與你个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  
却認與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效顰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  
一條路上的人又認花氏之親更奇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罷過酒  
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過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  
禮罷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  
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再  
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

伯爵道不是那日我還坐坐中有兩個人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  
這裡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盃伯  
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下等待我  
唱曲兒你听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  
言道養兒不要扁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  
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搖刺骨兒只躲滑兒再  
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  
頭裡噴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裡帳如今過酒不教  
他唱公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兒推磨韓玉釧兒不免  
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个小小曲兒伯爵因問主人今日李桂姐兒  
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纔听見後邊

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友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听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所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等自家後邊去叫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進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何嘗不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通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韶刀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眾人纏不過纔使進我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通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个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



一世也不出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眾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髮髻周圍金累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端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洒金扇兒掩面作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枕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上酒喬大戶倒忙次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於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傍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待立龍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語中有刺喬大戶語起却于伯爵口中取出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



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尖極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

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不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趁今日眾位老

爹在此一个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裡來與哥

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

官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酒上些水扯出汗兒來被西

明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言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說倒打把奸

刁兒哩鄭愛香止馮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

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人乾兒子罷弔過來就是个兒乾子

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佛李桂姐道香

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見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

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

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繇他到明日不

與你个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為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

拿出急來了正是自己鄭愛香見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

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个王姑來子伯爵道這

小淫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招刀子好乾

淨嘴兒把人的牙花也磕了伯爵戲處又于桂姐口中映出參你還不

下子哩純是驕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

酒你闖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

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伏教他遞

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听着他後邊

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



這裏前所花攢錦簇飲酒帶過下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屋裡宿歇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所擺酒在鏡臺前巧盡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所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道他怎這般哭妳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並娘這等與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孩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妳子如意兒說道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徑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那潘金蓮笑嘻嘻

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理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拍頭看見說道五娘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舉的恁高只怕唬着他他媽媽在屋裡沒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裡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着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鬪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唬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妳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到後邊尋我人各有心瓶兒豈一味無言者也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喂了妳就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

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奶子喂他，他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帶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總是怕事，非度量也。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說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說了他就一字沒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西門慶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灰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子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奴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第三十二回

韓道國一百回內結果之人也。其結果乃在何官人家。夫韓道國妻王六兒于財色二字不堪而沉溺者也。愛姐于財色二字不堪而回頭者也。不堪所以有此書不堪而欲其回頭。又所以有此書。故結以何官人爲元世之不拘何姓人等作官人者。勸也。故仍以何官人結。而此處于未出韓道國先出何官人。因買何官人貨方尋韓夥計。然則財色二字人自不能忘情。相引而迷于其中耳。故何官人之貨必云絨線。寫失鑰罰唱。必用逐席作因。尋衣作引。一伏後文打狗罵潘姥姥之因。一伏弄一得。又由尋衣服之引。

一路寫金蓮。跪敬濟吃酒索唱。總是從骨髓中描出。落成一

片不能爲之字分句解知者當心領其用筆之妙然而他偏  
又夾寫瓶兒春梅潘姥姥吳月娘如意兒官哥總是史筆之  
簡淨靈活處。

金蓮敬濟至一見消魂。後至此已幾番描寫。然而一層深一  
層。一次熱落胆大一次總是罪西門月娘不知防嫌而此回  
又必寫月娘見其同席而不早正色以閉之也。

內必寫月娘小產者乃作者深惡婦人私行妄動毫無家教  
以致釀成禍患而不知悔猶信任三姑六婆安胎打胎胡亂  
行事全無閨範者也。又深譏西門空自奸詐其實不能出婦  
人之手終被瞞過何也。如月娘有孕七月而一旦落去西門  
且不知然則設十月生下間之西門當亦不知爲何人之子

乎不知其孕固屬愚甚知其有孕而並不問其何以不生出  
天下人處家之昏昏者孰有如此亦如翡翠軒去生官哥止  
一兩月然則私語時疑兒之娠已七八月矣。西門亦未之知  
其醉夢爲何如宜乎劉婆子與三姑得出八以肆其好也有  
家者甚勿爲色所迷。

王六兒與二搗鬼奸情乃云道國縱之細觀方知作者之陽  
秋蓋王六兒之打扮作倚門粧引惹游蜂一也。叔嫂不同席  
禮也道國有弟而不知閉二也。自己浮誇不守本分以致妻  
與弟得以容其奸三也。敗露後不能出之于王屠家且百計  
全之四也。此所以作者不罪王六兒與二搗鬼而大書韓道  
國縱婦爭風誰爲種官家無陽秋哉。





又月娘小產必于王六兒將出之時。致有深意見。六爲陰數。先有潘六兒在前。後有王六兒在後。重陰凝結。生意盡矣。幸有一陽隱伏。猶可圖來復之機。乃一旦動搖。剝盡。不必至喪命。一回而久。已知兩六之爲禍根。後知兩六兒家。猶正果非結因也。

王劉薛三姑子。三姑也。劉婆子劉與六通。六婆也。寫來逐令。人混混急切。看不出是其狡猾之才。偶記于此。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詞曰

云染鶯黃。愛停板。駐拍。勸酒。特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

香簷滴露。竹風涼。拚劇飲。琳瑯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端相。右調意。唯忘前。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

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穩

穩睡了。這半日。竟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這請

小兒科大醫。看總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拶與老

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

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了。鬢擺上飯來。西門慶剛

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拿茶出

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

小廝拿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晨

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絕來西門慶便告訴應二哥認的一個胡州  
目、六、兒、未、出、六、兒、先、出、何、官、人、何、官、人、乃、愛、姐、結、果、之、所、公、不、及、  
 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  
子、未、有、愛、姐、之、先、出、何、官、人、且、因、何、官、人、負、物、才、每、難、這、因、  
 對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  
是、何、筆、等、神、五、方、即、以、來、保、與、之、同、夥、後、文、清、事、俱、到、真、是、天、  
 保拿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  
崇、神、有、合、人、不、可、擱、提、是、敬、路、而、唱、及、未、得、命、蓮、之、時、日、安、愛、  
 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絨線舖  
祖、子、簡、之、處、謂、一、百、則、非、一、時、做、出、音、不、信、也、  
 子搭个夥計况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裡  
 又有房兒了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  
 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裏說  
 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  
 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敬濟已  
 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



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撓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  
 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裕連服同裝  
 了今日好日子便催車轎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裏就是了伯  
 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  
 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送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  
 背地與何官兒碾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  
 着來保當面只拿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催了車腳即日推  
 肯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  
 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  
 滿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僱人染絲  
 在獅子街開張舖面發賣各色絨線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

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意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個姑子，住兩日晚夕，宜唱佛曲，常常坐到二三更纔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房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所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鬚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炕上

坐的，教迎春安排酒菜果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歡喜的眉歡眼笑。過這邊來，拿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道：『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拿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個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冤師還沒有哩。』拿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可整理幾碟子來，篩上盞酒，拿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碯言試語，我是听不上。」小人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果子，一錫瓶酒，打听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拿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姥姥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填金蓮和潘姥姥。」



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  
 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又是衣襟又是衣襟襟教你去開外邊樓門理  
 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裡可此處與金蓮對面一開而合敬濟學子酒去不一時敬濟  
 尋了几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友拉  
 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敬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  
 着果盒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陪金蓮說我好意教  
 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吊了造化了親了个嘴兒教春  
 梅拿寬盃兒來飾與你姐夫吃敬濟把尋的衣服放在炕上坐下  
 春梅做定科範取了个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敬濟說  
 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舖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  
 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  
 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  
 道你信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見金添好子吃到第二道繼上那  
 敬濟笑着拿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拿筋兒與  
 哥哥教他吃實酒春梅也不拿筋故意敲他向攢盒內取了兩個  
 核桃遞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  
 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  
 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敬濟道兒子上有兩椿兒鷺卵石  
 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  
 兒說頭一鍾兒我的了你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  
 只說三甌子饒了你罷敬濟道五娘可憐兒洋婦活兒子來真吃不得了  
 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

他你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敬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裡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敬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敬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見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已為琴親之地。說話之間，敬濟捏着鼻子，又換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拿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旦不要說第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敬濟走到舖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嘗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

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敬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娘兒家屁股大，敢壞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這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敬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的樣？趁爹不過來，免不得叫个小炉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捨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每食了他的一般。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丟取，被金蓮褪在袖中，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的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臊。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裡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听今日趁着你奶奶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個兒，我就與你



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敬濟道這五娘就勸捕  
 出入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  
 三北京枯樹彎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  
 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撐心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  
 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  
 臉兒好喝敬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個果子名山坡羊你听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王黃李子兒抬舉  
 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搥的粉粉的  
 碎我把你賊囚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  
 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不就和我別  
 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

理勸罵了句生心紅的強賊過的我急了我在弔枝乾兒上尋  
 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舖子裡不知  
 怎的等看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  
 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  
 走來俺屋裡尋敬濟道爺嘍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  
 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罷了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  
 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裏騙嘴說一百個二百個總唱  
 一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浪極矣何物化工敬濟  
 道我还有一个兒看家的是銀名山波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  
 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腔兒細絲諒不徹  
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厮拿着黃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裡元  
寶兒家吹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拾我把  
如同邱箱兒印在心裡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掙臉兒高揚着  
不理空教我檢着双火筒兒頓着碓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  
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  
潑臉兒冤家輕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  
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此元得妙

敬濟唱畢金蓮纏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  
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纏  
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还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請

春回道大娘來了敬濟慌的拿蹄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

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

些菜請俺娘坐坐狐精常態如書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

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妗子和楊

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你孩子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

教奶子拖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這不好生

看他李瓶兒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誰知賊狗肉三不知抱他出去

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面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

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勾了臉同潘姥姥往後邊陪大妗

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

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承家吃

此却是五樓作引或者夫道誤應不九也

酒去了，咱到好，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瞧。月娘問看門前平安兒，誰拿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瞧，開着門哩。」來與哥看着兩個空工的，在那裡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抬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廝，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起，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腳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流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攔住他一隻胳膊，不曾跌下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不上去。眾人扶了下來，說臉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滑了腳，不會扭着那裡？」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

「只是扭了腰子，說的我心兒跳在口。樓梯子起，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腳，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止不，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于是眾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拉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信六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吊下來了。在搗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真靈先到查冥天」

「真靈先到查冥天」

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問



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疼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  
兒玉樓道可怕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裡  
纏待脫衣裳我說你往他們屋裏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纏往你  
這邊來了我没對他說我如今肚裡还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  
怕还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脰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还  
計較兩口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还难調理只怕掉  
了風寒难為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没的說倒沒的唱揚的一地裡  
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那唇齒以此就沒教  
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舖夥計  
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  
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與來保結



親之 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姓本虛心言過其實坊子  
詞色善干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自從西  
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几件蛇蝎皮在街上撥  
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何止道人見了不叫他不尋希堯只叫他  
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玉屠妹子排行六兒生的長跳身  
六者陰數也活潑  
材瓠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边有个女孩兒又出地  
尺為復土之立陽必須藉以保之方可今月娘過何上樓爰姐致  
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个要錢的搗子在外另  
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趁韓道國不在家舖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  
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几个浮浪子弟  
見婦人搽胭抹粉打扮的嬌模嬌樣常在門口站立駿人人畧聞  
他聞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

几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着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  
 那消半个月打听出他與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這開  
 屋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逆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  
 進去或夜晚扒在牆上看戲或白日裡暗使小兒子在後塘推道  
 捉蛾兒單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听他哥不在人白日裝酒  
 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妨眾人眼見蹤跡小猴  
 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眾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  
 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还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  
 先把褲子搥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  
 到牛皮街廟舖里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開那一個來  
 樵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看的人此是為



什麼事的旁边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  
 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  
 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旁邊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  
 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  
 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都論什麼罪  
 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百忙正是各人自  
 掃簷前雪莫言他家屋上霜這裡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  
 那日韓道國舖子裡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  
 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盛的一頂帽兒搖着扇兒在街上潤行  
 大步搖擺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  
 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个是開紙舖的張二哥一个是開銀

舖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  
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玉舖做買賣我等缺禮少賀休怪休怪  
面讓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棹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  
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  
分錢享巨萬之財督數處之舖甚家放重比他人不同白汝是道  
關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舖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舖生  
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八貨本那些兒不是學生  
算帳言所計從禍福共知道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  
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在他  
小書房裡閑中吃果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  
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行人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

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兒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  
生計較學生先一个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  
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太師之分下有翟

爺翟爺之下有西門西門之下有道國一班如此興利除害之人可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

喜我這一件兒剛說正熱鬧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趨向前叫道  
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舖子裡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  
告他說你家中如此這般大娘和二哥被街坊眾人撮弄了拴到  
舖裡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  
听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趨走被張好問叫  
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大官人有  
要緊事尋我商議未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

誰能沒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漢書

所  
藏  
書  
印

